

# 《「副/福」業回顧》-11 戰前歐美醫師與醫學教育(1) — 開始時的「學徒」制

美國St. Louis大學及Glennon主教兒童醫院 朱真一

## 前言

這《「副/福」業回顧》系列，回顧自己為何有興趣及如何探討，台灣的歷史文化及醫學人文的「副/福」業。因為小兒科主任突然逝世，因緣際會，改變自己的職業工作計劃，找到對台灣歷史文化及醫學人文的「副/福」業<sup>1-2</sup>。之前諸期先探討馬偕牧師對台灣的現代化影響深遠<sup>3</sup>，再探討1945年以前來台灣的歐美醫界人物<sup>4</sup>，討論由英國派來台灣的海關醫師，跟長老教會有關，以及跟海關及教會都沒關聯的歐美醫界人士。

早期來台的歐美醫界對台灣現代化，尤其醫療方面的貢獻最大。台灣的現代醫學（洋醫、西醫），從1865年馬雅各醫師(Dr. James Laidlaw Maxwell)來台後，最近約一百六十年可說進步很快，台灣醫療的優良指數，最近幾年經常是世界第一<sup>5</sup>。台灣現代醫療進步神速，最重要的理由之一，想來應該是醫學教育。台灣醫學校教育制度設立，是日據時代第三年（1897年）的「醫學講習所」開始。更早之前的清據時代，是透過早期來台的歐美醫師以「學徒」式的教育來訓練學徒或見習生。這類「學徒」式醫療教育，是台灣醫學教育的濫觴。訓練出來的醫療人員，服務各地，貢獻台灣人的醫療。

這種「學徒」式的訓練，因每位歐美醫師的教導標準不一，程度不一，甚至還看到有些記載，因「洋醫」（西醫）有好名聲，還有人造假有經過歐美醫師訓練的資歷，到社區執業的「洋醫」。漸漸地教會醫院，尤其新樓醫院

及彰化基督教醫院，開始有了較制度化的「學徒」式醫師養成教育計劃。規定須要幾年的訓練以及上課的課程，訓練完後發給訓練合格或畢業證書。

在19世紀末期，台灣還有一項跟上述很不同的醫師養成教育，是完全用英文教學的醫學教育。這項制度相當嚴格，是由在打狗（高雄）的英國海關醫師Dr. William Wykeham Myers（梅醫生，買威令，梅威令）所主持，這是他個人的熱心推動的成果，所以基本上仍是「學徒」式醫學教育。由於用英文教學，對在地的台灣人較困難，訓練出來的反而都不是台灣本地人，而是外地如香港來的學生。在英國殖民地，青年學子較有學習英文的環境及機會，他們學成後都離開台灣。不過十九世紀這項以英文教學的醫學教育，想來可能影響台灣日後的教育，以後會較詳細些來討論，尤其是對台灣醫學教育的影響。

## 早期的「學徒」制

上幾期討論早期來台灣的歐美醫師時，英國長老教會的馬雅各醫生在1865年，是第一位留在台灣相當長時間且提供現代醫學（西醫、洋醫）醫療的醫生。跟隨馬雅各從廈門來台者中，有位黃嘉智前輩協助他，馬雅各也教導黃嘉智一些醫療術。在馬雅各離開打狗（高雄）後，黃嘉智繼續幫忙英國海關醫師萬巴德(Dr. Patrick Manson)，同時繼續習醫。以這種學徒方式習醫的黃嘉智，後來在埤頭（鳳山）開西藥房及行醫<sup>6</sup>，想他可稱為台灣第一位學徒出身並執業洋醫（西醫）的醫療人員。

這類「學徒式」習醫的醫學教育，以後繼續不斷，馬雅各醫生到府城後，以及其他在府城、安平、打狗和彰化行醫的幾位教會醫師和海關醫師們，都有用類似方式教導助手（學徒、見習生）。賴永祥的《教會史話》中有一文〈黎明期台灣西醫師承錄〉<sup>6</sup>有相關記載，主要根據顏振聲，用羅馬拼音字（白話字）於1940-1941年代在《台灣教會公報》發表的《Lâm-pōu Kàu-hoē I-liāu Thoân-tō-sú（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史）》。有關討論顏振聲前輩的文章，請看在《成大醫訊》<sup>7</sup>及《府城醫學史》<sup>8</sup>的拙著。杜聰明博士還把顏振聲用羅馬拼音字（白話字）寫的文章，全文翻譯成漢字，登載於他寫的〈台灣基督教會醫學史〉一文南部的部分，那篇文章也有寫到台灣中部，尤其有關彰化基督教醫院，杜聰明之文登於《台灣醫學會雜誌》上<sup>9</sup>。

這些「學徒」出身的洋醫中最早期的一位是高鳳翔前輩，他也是跟馬雅各醫師學習，後來在台南開業「仁和堂」，其次跟德馬太醫生(Dr. Matthew Dickson)學習的是蘇甲寅前輩。早期教育出最多「學徒」洋醫的，想會是安彼得醫生(Dr. Peter Anderson)，因為他在台灣很久，前後約30年時光，而且在曾在打狗以及府城的舊樓及新樓醫館服務，他至少有17位學徒<sup>6-9</sup>。較晚些，有些已是日據時代，在已經設立正式的醫學校或醫專後，跟隨馬雅各醫生二世(Dr. James Laidlaw Maxwell, Jr.)等習醫的「學徒」，文獻上共列出11位。

學徒們「畢業」後，到台灣南部各地，除

了台南及打狗地區外，還有些後來到嘉義、鹿港、阿猴（屏東）、鳳山甚至到廈門鼓浪嶼及泰國行醫。在大社跟隨盧嘉敏醫生(Dr. Gavin Russell)學醫的有三位，在彰化跟隨蘭大衛醫生(Dr. David Landsborough)學醫者更多，據估計，來台灣40年多的蘭大衛，可能訓練最多，約有70~80名洋醫。很有趣的，也看到記錄有人到閩南，跟隨那裡的歐美醫生見習，再回台在彰化及台中執業<sup>6</sup>。

這種學徒式教育，養成了不少醫師，尤其在新樓及彰化基督教醫院的文獻上有不少記載。上面諸文有詳細的名單<sup>6-9</sup>，這些學徒出身的洋醫，不但是台灣學習新醫學的先驅，他們的後代，因為先有接觸西醫的機會，更多人接受正統醫學教育，是早期台灣醫界的領導人士。可惜幾乎沒有文獻討論北部有這類「學徒」式的醫學養成教育，可能清據時代，南部較早發達，北部較慢。

北部的現代醫學服務，主要由馬偕牧師主導，可是他不是醫師，馬偕敦請不少以前討論過的北部海關醫師幫忙醫療服務。這些海關醫師們，來台時間較短暫，由於主要的醫療服務對象不同，他們對台灣的語言不像教會宣教師醫師那麼熟練，無法像中南部的歐美宣教師醫師，以「學徒」方式教導助手們醫療術。北部長老教會的醫師宣教師，在日本佔據台灣前，只有華雅各醫師(Dr. James B. Fraser)一位，他短暫來台不到兩年。

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，南部幸虧有顏振聲前輩在《台灣教會公報》連載發表很多期有

Ta<sup>n</sup>府城醫館有欠兩個學生，所以通知眾位兄弟，若有 chū-tē-tit，有 chiū<sup>n</sup>十八歲 ê，有 bat 白話字，亦 liòh-liòh-á ē-hiáu 唐人字 ê 文字，品行忠厚 ê，若 ài òh 醫法，thang 寫 phoe 來 hō安醫生知，á-sī chhōa 人來 hō伊看；就 thang òh 四年久。夥食所費，tiòh ka-tī 出，若是出 bē 起，tiòh 來 chham-siōng。<sup>134</sup>

圖一 宣教師醫師於1896年10月在《台灣府城教會報》刊登〈醫館ê告白〉的一段，原文是白話字，這裡改寫成漢羅並用體寫出，想較多人能瞭解。（轉載自《陳慕真碩士論文》<sup>11</sup>。謝謝陳教授提供論文及同意轉載此段。）

關中南部的教會醫療史，有一很好的記錄<sup>7-9</sup>。北部的醫療記錄主要是靠馬偕的日記，其內容雖然很豐富，但就沒有「學徒」式醫師訓練的相關記錄。馬偕牧師對宣教師訓練的過程中，規定他們必須去醫館短暫受訓，需要具備一些醫學常識及初步醫療服務能力，不過這是訓練宣教師的教育，不是醫師養成的訓練。曾看過記載，北部教會醫館甚至更生院訓練的護理師，有人靠著更多的進修，後來還是考上乙種醫師執照<sup>10</sup>。

前述杜聰明所寫的〈台灣基督教會醫學史〉<sup>9</sup>，有關北部的教會醫學史，清據時代的部分主要寫馬偕牧師主導的醫療服務，其餘大部分則是寫日據時代的歷史。日據時代北部有較多的宣教師醫師到馬偕醫院，如上所述，早在1897年就有醫師訓練班的設立，並且在兩年後（1899年）在台北正式開始設立醫學校。政府又廣設新式醫院於北部各大城市，以後有不少的宣教師醫師，所以這類「學徒」式的醫師養成教育在北部可說已沒有必要。中南部則不一樣，離醫學校遠而正式的醫師仍不足，所以仍繼續一段時間。

### 較制度化的「學徒」制

早期的學徒式醫學教育，是台灣的現代（西醫、洋醫）醫學教育的濫觴，主要是教會宣教師醫師的努力，開始時每人的教導程度不一，當時也沒有規定的制度。不過以後漸漸有改進，尤其日據時代後，開始漸漸地「制度化」。招生時有條件，而且不只臨床上跟著歐美醫師見習，還要求他們上課。

上課內容包括漢文課，可能因為有漢文及白話字（羅馬拼音字）台語醫學書。招收見習生（學徒）的告白（廣告），就有一項條件，要求必須懂羅馬字拼音（白話字）台語，漢字（唐人字）則只要大約知道些就可以（有 bat 白話字，亦 liòh-liòh á ē-hiáu 唐人字 ê 文字）（圖一）。下面會討論，醫館教授漢文，是否因為準備研讀漢文醫書？

就算是到了日據時代，有了正式的醫學校後，「學徒」式的醫師養成還持續相當多年才停止，因為台灣早期仍很缺乏醫師。日據時代的政府法律較嚴格，這些非正式的醫學校訓練出來的學徒，要有訓練證書並且考試及格後，

才有「乙種醫師」執照，行醫也有所限制，主要分配到醫師缺乏地區行醫。

關於這類教會宣教師以學徒方式的醫師養成訓練，以前曾探討不少，拙著主要發表於一些醫學雜誌中，日後集結於《府城醫學史開講》一書中<sup>8</sup>，有不少討論，這裡不再詳細討論如文獻來源的細節。多討論一些新發現的資訊，新資料很有意義而且很有趣。下一期更會專文討論 *Sin-Thé-Lí ê Chón-Lūn* 一書的來龍去脈，以及白話字醫學書。這裡先來討論那時代「學徒」制醫學教育中，林燕臣前輩的角色。

### 林燕臣先生的角色及語文問題

長老教會的歐美宣教師醫師，如上幾期的討論，接連不斷且在台灣的時間較長。他們的台灣語文都訓練得很好，不但可聽可說，還熟練地使用白話字（羅馬拼音字）閱讀及寫作台語。順便一提，因為必須深懂白話字福老台語，學徒式訓練出身的醫師，大概沒有客家台灣人，除非客家人深諳白話字福老台語。上述學徒式教育出身後的執業地方，沒看到有客家莊。先來討論林燕臣前輩的角色（圖二），這是一很有意義及興趣的題材。

上面說想習醫的見習生，只要略懂漢字就可，但以後要上漢文課。漢文寫的醫學書籍，在清據及日據時代初期，可能也是醫學教育的教材。曾從各種線索找林燕臣前輩的資料，以



圖二 林燕臣前輩及拙文〈林燕臣先生：第一位台灣人「醫學教授」〉<sup>12</sup>的刊頭。

後還發表了一文〈林燕臣先生：第一位台灣人「醫學教授」〉<sup>12</sup>。林燕臣先生（1859-1944）是位不習醫及非醫師的林前輩，在這討論台灣新醫學（西醫/洋醫）教育，為何會說他是「台灣人第一位醫學教授」？

林燕臣是前清秀才，1895（或1898）年開始到府城的醫館，擔任英國來台南的宣教師及醫護人員的台語教師時，逐漸傾心於基督教而洗禮入教，後來從事長老教會及神學教育工作。除了當教會歐美人士的台語老師外，上述顏振聲1940-1941年代寫的《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史；*Lâm-pōu Kàu-hoē I-liāu Thoân-tō-sū*》<sup>7</sup>，說林先生「協助安彼得醫生翻譯醫學書籍」及「林燕臣先生教英譯中文醫書」。

在19世紀後期及20世紀最前期，台灣的學徒式的醫學教育，有兩類的「教科書」值得探討：第一類可稱為「漢文醫書」，另一類為用白話字（羅馬拼音字）寫的醫學書。白話字

的醫學書反而有較多資訊報導。最近找到一討論《*Sin-Thé-Lí ê Chón-Lūn*（身體理的總論）》的文章<sup>13</sup>，發現這討論，對醫學教育，尤其剛開始時這裡討論的「學徒」式醫學教育，是一很有意義的題材，下一期會另文特別討論這本*Sin-Thé-Lí ê Chón-Lūn*及白話字寫的醫學書。

### 漢文醫學書

最早期的新醫學（洋醫、西醫）的漢文醫學書，是來自中國而且主要用文言文寫，這最早期的現代漢文醫學書，不但中國，在日本及韓國也流傳，可能也影響日、韓當時的新醫學的教育。在台灣反而找不到資料，不知漢文醫學書的流通情況。那時代的見習生，除非來自有錢人家庭，受過私塾教育，對這類文言文的教材，想會有困難瞭解，所以秀才出身的林燕臣，可教導見習生這類漢文醫學書。

清據時代及日據時代初期，漢文醫學書有可能當作醫學教育教材，第一本來自中國的漢文西醫書是《全體新論》。對於《全體新論》以及作者合信醫師（Dr. Bebjamin Hobson），蘇精有本書《西醫來華十記》的第四章，有很好的資訊<sup>14</sup>。這本漢文醫學書在1851年出版，不過先順便一提，日本在更早的1774年，也出版翻譯自荷蘭文的《解體新書》<sup>15</sup>，是一本人體解剖學書，也是



圖三 合信醫師(Dr. Bebjamin Hobson)及《全體新論》。



圖四 《全體新論》的文字版及圖版各一頁的樣本。

用全漢文書寫。曾查詢過台灣圖書館，沒有18世紀出版的《解體新書》原版本，現在台灣有翻印本出售。

這中國第一本漢文的現代醫學書《全體新論》（圖三及四），是解剖學及生理學的書。合信醫師還出版其他漢文醫學書及科學書，共



圖五 《限地醫生-周瑞醫師傳記》以及書中 *Sin-Thé Li ê Chón-Lūn* 封面及兩頁全白話字文。

出版過漢文醫學書5本。明治維新正式宣佈開始是1868年，所以1851年出版的《全體新論》時，以及以後出版的幾本漢書醫學書，可能影響些那時代的日本、韓國及台灣，上網站搜尋時，看到最少有兩本日本漢文版的《全體新論》。

找上述蘇精的《西醫來華十記》<sup>14</sup>，還去《維基百科》找此書在台灣的流傳的資料，雖然這本書以及其他台灣的學術機構，如中央研究院、台大等有不少關於《全體新論》研究的論文、刊物及書籍，可是都討論在中國流傳，但沒看到有人去研討此書在台灣流傳情形。幾年前去搜尋這本書的資料時，發現台灣大學圖書館，有早期（1850年代）中國出版的《全體新論》原版醫書。

這類漢文醫學書，想對一般學徒（見習

生）有困難，須有林燕臣這類的教師教導。醫館不見得經常有，沒有林燕臣這類教師時，一般歐美醫師，當然就不會提供這類漢文醫書，所以想在台灣可能流傳不廣。白話字醫學書反而更普遍。最近看《限地醫生-周瑞醫師傳記》<sup>16</sup>（圖五-左），注意到書的圖片中，列出白話字寫的《*Sin-Thé-Li ê Chón-Lūn*（身體理的總論）》（圖五-右）。這本書對「學徒」式醫師養成教育，可能更普遍及有意義，下期會再專門討論此書。

### 結語

以上討論台灣最早的「學徒」式的醫師養成教育。這類「學徒」式的教育大約一百年前就已停止，在很有限的資料中，找到一些資訊來討論。無論如何，這是台灣醫學教育的濫觴。對這些教導台灣人的歐美醫師，以及向他們學習的台灣人前輩，我們都要感謝，他們可說引導台灣步入現代醫學，更是導致現在，台灣有全世界最好的醫療制度的一大原因！

### 參考文獻

1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1-有「緣」得福；回顧有「福」之業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3；67(9)：87-93。
2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2-探討馬偕牧師誤會資訊的「緣」與「福」。台北市醫師公

- 會會刊 2023 ; 67(10) : 90-5。
3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3-6-探討馬偕牧師的生涯、影響及貢獻1-4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1) 2023 ; 67(11) : 86-92 ; 2) 2023 ; 67(12) : 87-93 ; 3) 2024 ; 68(1) : 89-94 ; 4) 2024 ; 68(2) : 85-90。
  4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7-10-戰前來台醫療有關的歐美人士1-4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1) 2024 ; 68(3) : 90-95 ; 2) 2024 ; 68(4) : 85-89 ; 3) 2024 ; 68(5) : 86-95 ; 4) 2024 ; 68(6) : 89-95。
  5. 郭庚儒：2023全球醫療照護指數排名曝光！台灣醫療超車日韓 連5年世界第一：[https://health.tvbs.com.tw/medical/340636?utm\\_source=Yahoo&utm\\_medium=Yahoo\\_news](https://health.tvbs.com.tw/medical/340636?utm_source=Yahoo&utm_medium=Yahoo_news)
  6. 賴永祥：教會史話第一輯。台南市，人光出版社，1990。
  7. 朱真一：南台灣醫療文獻（三）-顏振聲的《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史》。成大醫訊 2012 ; 23(3) : 8-13。
  8. 朱真一：府城醫學史開講。台北市，心靈工坊文化事業，2013。
  9. 杜聰明：台灣基督教會醫學史。台灣醫學會雜誌1963 ; 62 : 541-62。
  10. 杜聰明：回憶錄（再版）。台北市，杜聰明獎學金基金會，1982。
  11. 陳慕真：台語白話字書寫中ê 現代醫療衛生—以《台灣府城教會報》(1885-1942)為分析對象。（成功大學碩士論文）
  12. 朱真一：台灣早期的學徒式醫學教育（1）林燕臣先生：第一位台灣人「醫學教授」。台灣醫界 2013 ; 56 : 104-8。
  13. 溫兆遠：無講，無人知--「身體理」的故事。台灣教會公報 2024 ; 3762 : 25。
  14. 蘇精：西醫來華十記。台北市；元華文創，2019。
  15. 解體新書。Wikipedia Website : 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解體新書>。
  16. 編輯委員會：限地醫生-周瑞醫師傳記。台南；台灣教會公報社，2008。🇹🇼

